



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线索征集
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□王凤英

姥姥是个十分在意的人。我10岁那年,有一次问姥姥:“姥姥,给你端盆水洗洗脚吧?”姥姥说:“不行,我等明天再洗,明天是个好日子。”不光洗脚要看好日子,姥姥走亲戚、赶集、动土之前,都要翻一下日历,看是否适宜。

姥姥迈着三寸金莲,从上世纪之初走来,经历了97个春秋的风雨之后,今年重阳节那天上午,她使着劲抬起手,把戒指和耳环拽下来,递给俺娘,然后叮嘱说:“凤莲,你对我尽到心了,我走后你一声也别哭!”

俺娘把戒指和耳环重又帮姥姥戴好后,只听姥姥断断续续地说:“你可别忘了,我不叫许陈氏,叫陈文秀!”勉强把话说完后,姥姥油尽灯枯,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

娘哭着对我说:“孩子,这次你姥姥看的也是个好日子,九月初九走的。”

姥姥是我有生以来知道的第一位无疾而终的老人。

姥姥,像山村里的许多老人一样,不识字,没出过远门,从来没什么远大理想,也从来没见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。她平凡得如一粒草芥,一片黄叶。与人不同的是,她格外长寿,虽然没有儿子,却有两个孝顺闺女。

姥姥原本不打算让俺娘上学,然而,俺娘却天天偷着跑出家门,去学校听课。姥姥知道了,也没再阻拦,卖了半大瓮粮食,为俺娘交了学费,直到供俺娘读完高小。

1975年,俺娘身后已经跟了6个孩子,最大的12岁,最小的才1岁,生活很是艰难。那年冬天,俺家的房门坏了,俺娘只好弄些木条钉上,糊弄着用。姥姥正巧有事来俺

家,一进门,就看见了房门,过去一活动,那房门就零散了。于是,她脚还没站稳,就掉头回了家。第二天上午,就和俺姥爷一起,用牛车把崭新的门拉到了俺家。后来才知道,姥姥回家后,就把院子里的两棵杨树卖给了木匠,让木匠当天用储备的木料给俺家做了房门。第二年春天,听说俺娘想买台缝纫机,可还没凑够钱,姥姥就让俺姥爷卖了家里的两头猪,帮俺娘实现了她的愿望。俺娘用那台缝纫机为乡亲们做衣服,扭转了俺家的经济状况。这些事儿,现在说起来可能显得微不足道,但当年困窘之时的雪中送炭,却让俺父亲、母亲牢记于心。

1986年后的两年,俺大姐在造纸厂上班。孩子没人照顾,只好让姥姥去帮忙。被她照顾的重外孙女贝贝,现在已参加工作。知晓姥姥去世的消息后,贝贝连夜赶回家,伏在姥姥身上涕泪横流。经她照看过的,还有俺大姨家的冬生、雷鸣等八九个孩子,知晓姥姥去世的消息,无不泪流满面。

姥姥生前最爱吃水饺。她调的馅子种类多,香喷喷,擀的皮子又薄又结实。因此,姥姥包的饺子,一直是多年来我们最爱的美食。

姥姥最大的爱好是听戏。年轻时,常到集上听。到我家后,就从收音机、电视机里“听”。姥姥虽然连她的名字也不会写,但她知道《响马传》里有秦琼、程咬金,还能说上《卷席筒》、《对花枪》等戏曲的故事情节来。

姥姥出生在大汶河南岸的东韩村,7岁没了娘,20岁嫁到俺姥爷家——现在的宁阳县东庄镇南郛东村,在那里生活到1982年,然后与姥爷一起被俺父亲接到俺村安度晚年。姥姥一辈子到过最

远的地方,是百里之外的宁阳县城。2005年秋天,父亲、母亲来帮我带孩子,姥姥也一起来到我的小家,偶尔,母亲也推着她出去看看小城的风景。姥姥一辈子去得最多的地方,是“南庄”。姥姥说的“南庄”,其实是按方位说的,是南郛东村南边的一个叫解家庄的村庄。那个村是个集市。姥姥年轻的时候,每月逢五逢十就去那里采购些日常用品。

刚到俺村时,两位老人的身体还算硬朗。每天下了班,父亲就搬个凳子凑到老人跟前,拉拉知心话,扯扯新鲜事儿,为姥姥解闷,逗姥爷开心。1987年冬天,姥爷患了脑血栓。这下可忙坏了俺父亲,他中药、西药一齐上,时常嘘寒又问暖,把俺不大清醒的姥爷侍候得整天乐呵呵的。老人卧床一年,含笑西去。为祭奠方便,父亲又做主把老人安葬在俺村墓地。转眼20多年过去,姥姥与姥爷终于合葬一处,在天堂里相依相偎。

姥爷去世后,怕俺姥爷孤单、烦闷,母亲时常邀邻家老人和亲戚来陪她说话拉呱儿。知道姥姥爱喝茶,父亲经常买来各种绿茶、红茶,让她品尝,要是喝着爽口,俺姥爷就说:“琴她爷,这茶叶不孬,下回还买这个!”要是喝着不满意,姥爷喝上一口,就再也不尝。1999年5月,姥姥出门时不慎摔伤了腿,经细心治疗,后来能扶着凳子坐在院子里慢慢活动一下了。但要想恢复正

爱挑日子的姥姥



本文作者的姥姥(中)和两个外甥媳妇在一起

逝者档案

姓名: 陈文秀
终年: 97岁
籍贯: 山东省宁阳县东庄镇东韩村
生前身份: 农民

常,已是不可能的事。

从去年开始,举手之劳的事姥姥也不愿做,不断地喊俺父亲,一会儿让拿水果,一会儿让倒开水。一听姥姥招呼,父亲赶紧过去,按照吩咐,急忙活一阵儿。忙活利索后,父亲问姥姥还有事吗,姥姥说没事。父亲刚坐下,拿起报纸想看两页,姥姥又喊:“琴她爷,过来问你个事儿。”父亲应一声,再来到姥姥床前。姥姥摆摆手,让俺父亲再靠近些,然后问:“琴她爷,俺今年到底多大岁数咧?”知道姥姥耳背,父亲大声回答:“娘,您九十挂六七个零儿咧,再活20年,保证没问题!”

50年前,俺娘就对俺大姨许凤香说过:“姐,我当儿,你当闺女,以后我为咱爹娘养老。”俺娘兑现了自己的承诺,对姥姥百般照料细心呵护。姥姥去世前的这两年,

在她的房间里安了张床,和俺父亲日夜侍候。

我想,如果不是因为她那次不慎摔伤,后来卧床多年,姥姥肯定能活过100岁的。因为,她的整个家族有长寿基因。俺二舅姥爷今年93岁了,生活还能自理。俺老姥爷——姥姥的父亲也是在98岁上仙逝。姥姥爱吃水果、蔬菜,作息、饮食讲究规律。这些,或许都是她长寿的原因吧。

为姥姥送葬那天,我们都阻止母亲,不想让她跪拜,不让她去山上的墓地送葬。然而俺娘从来倔强,根本听不进大家的话。送葬的队伍挤满了整个大街。在拖着多病的身体迎接完所有前来吊唁的亲朋之后,我71岁的母亲,带着大家,爬上南山,亲眼看着姥姥入土为安。那天,满山遍野的野菊花竞相绽放,把南山装扮得分外庄重。亲友的呜咽声,在山谷里飘来荡去。

鲁中山区的风俗是,只有儿女双全、子孙满堂的老人才能享受死后“悬纸”的丧局,“五七”坟后立碑的待遇。可俺娘不管那一套,她说闺女也是传后人,姥姥也是后代满屋、五世同堂,为什么不能“悬纸”、立碑?俺娘自有她的主意,在姥姥出殡的前一天,就租赁来白鹤高悬的仪仗。我领会母亲的意思,已经找了最好的刻碑匠,为平凡的姥姥刻块石碑,准备在石碑上刻写——“显考妣:许加亭、陈文秀之墓”,落款为:女许凤香、许凤莲泣立。

姥姥走了,走前鹤发童颜、神态安详,没有遗憾,含笑九泉。为姥姥办理丧事那几天,没风没雨,艳阳高照。姥姥走了,我们眼前经常闪现着她颤颤巍巍的身影,浮现出她宽厚、和善的面容。她把无穷无尽的思念,永远留给了我们。

一名人口普查员的敲门记忆



投稿信箱:
www.3207@163.com

想念家乡的野菜

□孙道荣

朋友老张是一名人口普查员。他已经参加了四次人口普查,每次参加人口普查,他都用专门的本子,详细地记载自己的工作经过。我有幸看过他的这本工作笔记,没什么文采,基本上就是一本流水账,我随便摘取了片段——

1982年5月18日。吃过晚饭,按照计划,我上团结居委会的12号楼摸底。这是一幢三层的老居民楼。从楼下看,204室的灯是亮着的,我决定就从这家开始。一敲,门就开了,是个中年男人。一听我是人口普查员,他热情地邀请我进屋慢慢谈。他的妻子闻声从厨房里走出来,给我倒了一杯凉开水,刚吃过饭,还真有点口渴,我也不客气了。很快表格就填好了。他递根烟给我,我摆摆手,我不抽烟的。他自己点着了一根,问我,另外几家有没有登记?我说还没呢,你家是第一家。他搓搓手,说,那我帮你去喊另外几家吧,除了一楼的小王家这几天没人,其他的都在家呢。那感情太好了。他领我先上三楼,咚咚咚,敲门,大声喊,王师傅,开门,人口普查了。门很快打开了,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,见到我们,很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。我正在老王家登记,只听外面又传来咚咚的敲门声,和他那特有的大嗓门:“小李,小赵,人口普查员来了,马上到你们家来登记,你们先找好户口簿,在家等着啊!”

那个晚上,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,我就将12号楼登记完了,除了一楼出差在外。真顺利啊。回家的路上,看见一轮月亮,又亮又圆,非常开心。

1990年4月13日。梅花楼居委会的2号楼,已经去过3次,才登记不到二分之一,决定晚上再去一次。601室的灯,这一次终于亮着的,我赶紧气喘吁吁地爬上楼。平息一下,然后敲门,“咚,咚咚——”门里传来一阵簌簌的拖鞋声,走到门口,停住了,问:“谁啊?”一个女的声音。我说,我是人口普查员。里面女的大声说:“请你不要打扰我们,我们不要买什么保险,也不要买什么化妆品,更不要买什么菜刀!”我一听,把我当成推销员了。我只好再次大声告诉她,我是人口普查员,不是推销员。也难怪,如今的推销员真是比牛毛还多,推销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,不得不防啊。门终于慢慢打开了一条缝。女人看看我胳膊上戴的人口普查员臂章,又看看我手上的调查表,将我让进了屋。很

快,我就将他们家的信息填好了。问她对门有人吗?她连连摇头说不认识,不清楚。

走出601室的门,我长吁一口气,总算又登记了一户。602,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?

2000年10月17日。来到22幢楼904室,敲门。半天,门没开,听见门上的猫眼被轻轻打开的声音。里面传来很威严的声音,“干什么的?”我回答“人口普查员”。里面又问:“我怎么知道你是人口普查员,而不是骗子?”我指指胸口上挂的牌子,我有证件啊。也不知道他能不能从猫眼里看清楚。里面又问:“现在你们骗子本事大得很,谁知道你的牌子会不会也是假的?”我一听,也对,现在的骗子,不但多,而且骗术越来越高明。可是,我真的不是骗子啊。里面又问:“你真的不是骗子?”这叫什么话?骗子能告诉你他是骗子吗?而且,越是骗子,越不像骗子。最后,他打开了房门,隔着防盗门对我说,你就这样问吧。看样子,他是不打算让我进屋了。没关系,已经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了,那就隔着防盗门,一问一答吧。

回家的路上,冬天的风刮在脸上,像刀子一样,又硬又冷……

那天,老张上我们家登记的时候,对我说,这是他今年作为人口普查员进入的第一户人家,很多人家,都是隔着门缝完成登记的。老张感慨地说,如今想敲开一户人家的门,真是越来越难了。

我看着老张,心想,如果不是认识他,我会为一个陌生人开门,并邀请他进屋吗?我不能确定。



□高原

最近几天,一连有多位朋友请我吃饭。我虽然知道他们一定是有求于我,但碍于同乡或者同事的情面,还是去赴宴了。有的朋友是单位的头头脑脑儿,是把握权柄的人。虽然他们请客是为了办自己的私事,却能让单位报销,也就是说由公家买单。因此,朋友点菜就大方得很。不一会儿,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水里游的等等,山珍海味都上了餐桌。

大家频频劝酒于席间,我不胜酒力,醉意逐渐上脸了。这时候,我就不再矜持,想说什么就说什么,也不管别人愿意不愿意听。我对一个做官的朋友说:“你吃的都是民脂民膏,而不是个人的钱。”朋友皮笑肉不笑地答:“是,是,是。”在走出霓虹灯闪烁的饭店大门的时候,我晕乎乎地随口吟诵了一句诗: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。”这句诗引来一阵窃笑。我还隐隐约约地听见有人说了一句:“神经病!”只见一个红男绿女闪进私家车里,鸣了一声笛,匆匆离去,只留下霓虹灯还在闪烁着暧昧。

我回到家里,躺在床上,耿耿难眠。第二天,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来访,我招待便饭。在大排档里,我一边吃一边讲起过去的一个故事,也是我的亲身经历。

那是二十几年前,我刚来到济南收破烂儿。由于挣的钱少,我为了攒钱给家里,就只好省吃俭用。比如,不舍得买菜,就等天黑以后到菜市场捡拾别人丢掉

的菜叶子以及小商贩剩下的半块地瓜、个头小的土豆等食物。柴油机厂的退休工人奚大爷告诉我,这叫“捡漏儿”。有几天,因为一连下雨,我没法出去收破烂儿,只好呆在家(郊区租来的民房)里。因为不挣钱,就不舍得花钱买饭吃。我开水煮一点面条就凑合吃一顿,然后躺在床上看书或者写诗。这样节省力气,也节省粮食。一次想吃菜,突然回想起不远处的马路边有不少野菜,那是在老家农村常吃的马蜂菜。于是,我就趁夜色掩护,悄悄地采来不少。洗了一下,放进锅里,加上盐,开水一煮,就吞下肚子。可是,过了不大一会儿,我就感到肚子翻江倒海地闹起来,剧烈的疼痛使我不由自主地打滚,不久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第二天醒来,感到浑身没劲,虚脱了,好像大病了一场。我仔细一推断,得出结论:一定是昨天吃的菜不卫生,我食物中毒了。

是啊!城市里的野菜一定被汽车尾气和其他化学物质毒化了,怎么能吃呢?从此,我见到像我这样在城市里流浪的人,就会想到已故歌星邓丽君唱的那首歌。只不过,大歌星的歌词被我斗胆改了一个字,我说出的那句话是:“路边的野菜,你不要采!”

作为一个在城市里漂泊多年的农民工,我此时此刻非常想品尝一下老家农村的野菜。一闭上眼睛,我的脑海里就幻化出这样一幅场景:广袤的田野上,生长着一丛丛、一簇簇,纯天然、无污染真正的绿色蔬菜。